



时光 流转 爱倾城

不惧遍体鳞伤，
不惧岁月荒芜

倾尽所有，

只为与你携手叙写一场倾城之恋

梁夏 著



一再抗拒，
心里的坚冰却被你
一点点融化。

我是在情感的沙漠里
继续独自跋涉，

还是安心地住在
你用心打造的城堡中？

014038776

I247.57

3345



时光 流转 爱倾城

SHIGUANG LIUZHUAN AI QINGCHENG

梁夏 著

1247.57

3345



北航

C1726212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3778805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光流转爱倾城 / 梁夏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4.5

ISBN 978-7-219-08761-9

I. ①时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0759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覃结玲
责任编辑 覃结玲
责任校对 梁小琪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75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14年5月 第1版
印 次 2014年5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761-9/I·1715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- 第一章 独树一帜的婚礼 / 001
- 第二章 新生活，自此开始 / 021
- 第三章 酒会上的暗涌 / 040
- 第四章 风波顿起 / 055
- 第五章 谁都有秘密 / 074
- 第六章 难得的温馨和睦 / 089
- 第七章 思思的春天 / 103
- 第八章 先生，你暗恋我？ / 121
- 第九章 动心到喜欢之间的距离 / 138
- 第十章 我对你的温暖，有了贪念 / 157
- 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 / 178
- 第十二章 波澜再起 / 195
- 第十三章 如果我们没遇见 / 215
- 第十四章 不可能错过你 / 233
- 第十五章 周与深的日记 / 261
- 第十六章 携手幸福 / 278

第一章 独树一帜的婚礼

我同周与深的婚礼也算独树一帜的精彩。

交换戒指的仪式结束后，我回到新娘休息室换了礼服，刚坐下让造型师为我梳头，就听到有人敲门。

作为伴娘的思思走过去，将门拉开一条缝，问外面的人：“什么事？”

罗浩站在那里，我面前的镜子里映出他的脸，可以看见他的眼中有一丝嘲弄之色。

“周与深接了通电话就走了，丢下大厅里的客人，独撑大局的周宁女士看起来要昏倒了。”

他口中的周宁女士正是我的婆婆，周与深的母亲。

我的这位婆婆，作为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，这点小场面自是不会放在眼里的。不过说她被周与深的任性给气到，倒是有可能，毕竟是自己的儿子。

我知道罗浩心里的想法，他应该是希望这场婚礼办不成。可是有件事他大概不了解，中国式的结婚，大多都是领证在前，婚礼在后的。

思思立刻转过身来看我。

连造型师也下意识停住了动作，从镜子里观察我的脸色。

我转过脸看罗浩，说：“麻烦你去跟我婆婆说，辛苦她再应付一下，我梳理完就出去。”

罗浩大概是期待从我眼中看出慌乱或是动怒的情绪，我平静的态度让他失望了，他的脸色不太好看。

思思了解我，自然也了解我此时的心态，所以就对罗浩催促一声说：“快去吧，你也帮忙照看一下。”

然后关上了门，回到我身边来。

造型师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我见她迟迟不动，便对她微笑着说：“麻烦你，梳个简单的发式就可以了。”

因有外人在场，思思的脸色虽然很难看，却还是安静地待在一旁，并未与我聊深入的话题。

在我的认知里，所谓婚礼，从来都是为了应付场面上需要应付的那些人。就好像一场大戏，一对新人扮演着男女主角，用假惺惺的微笑去博得来客的欢心，骨子里其实无比厌烦。

当然，真心相爱的人可能除外吧。

所以同理，没有真心的一场婚礼，便是一出做作的大团圆剧。

原本一切都按部就班，只等最后的喜宴散场，这出戏就可以圆满落幕了。不过以我对周与深的了解，他应当不会轻易任人摆布，所以中途离场这种状况在我看来，一点也不意外。

造型师的动作很快，展现出来的效果却并不潦草，斜绾的发髻插了一支成色很好的玉簪，与我的修身旗袍造型十分配，让镜子里的我看起来十分明艳动人。

我站起身，思思随我出门。

待身后的门掩上之后，她才皱着眉低声问我：“你准备怎么办？这一出去可真就要成笑话了。”

我无声一笑，心情并未受到影响，“思思，你忘了我以前说过的，只有我在乎的人，才有本事伤到我。”

与我毫不相干的人，我向来是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的。

穿过长长的走廊，一路有服务生端着托盘穿行而过，那样匆忙也不忘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。

我已经来到正厅门前。

婆婆正站在那里不停地拨着电话，素来端庄优雅的形象已经消失不见。

我走到她身边，轻声唤道：“妈……”

她闻声迅速回头，片刻的怔愣之后便眉头紧锁，脸上全是歉疚与担忧之色。

“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一直在打与深的电话，臭小子干脆关机了……”

看来罗浩并没有将我刚才的话带到。

我握住婆婆的手，说：“妈，宴席已经开始了，怠慢了客人总不太好，与深不在，我自己一个人敬酒也是可以的。”

婆婆显然很意外我会是这样的态度，按照常理，受了羞辱的新娘子没有大吵大闹已是极限，所以她看我的眼神里写满了诧异。

不过我的异常大度却并未能换来她的赞同。

“这也太不像话了，哪有新娘子一个人敬酒的？”

我对她笑了笑，说：“没事，我们可以向来宾解释一下，就说与深临时有要紧事去处理。”

我的婆婆是位成功的商人，经营自创的连锁餐厅，结交了不少有身份有地位的人。今日闹出这样大的一个笑话，面子上难看也就罢了，倘若不能好好地收场，日后再与人交往，心中总有一个难堪的阴影。

而我既然已经嫁入周家，就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日子，我的一切都是与周家关联在一起的。我在嫁给周与深之前已经在连锁餐厅总部做了几年的公关经理，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我也没有道理让今日这出戏，成为我日后人生路上的一个污点。

婆婆仍有犹豫，我知道她是真心体贴我，不想让我去面对难堪。

“妈，如果我躲着不见，人家才真的会胡乱猜测。即使实际情形再糟糕，那也是关起门之后只属于我们自己家的事情。”

婆婆沉吟了片刻，以她处理事情的能力，眼前的这点状况并不足以令她手足无措，她的犹豫，不过是因为担心我。

可是她见我面色平静态度平和，便知我不是在强装大方，我方才对她说的话句句都切在要害上。事后如何跟周与深计较，那也都是后话，眼前的状况总要先应付过去再说。

“玉林，难为你了。回头见到与深，我一定替你好好教训他。”

教训也许是真的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只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口头教育罢了。

周与深愿意跟我结婚原本就只是为了顺从母亲，他对我并不感兴趣。若说有感觉，大概也仅是觉得我公关工作做得不错，才会成功拿下婆婆的心，麻雀变凤凰，顺利成为富人家

的媳妇。

而我愿意嫁给他，自然也不是因为他这个人，的确如他所认知的那样，不过是为了成为有钱人，从此过上富贵的生活。

在各有所求的前提下，我倒并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受到责难，那无疑只会让他将怨气转移到我身上来。

所以我随口应付着，并未将婆婆的话放进心里去。

立于门旁的服务生为我们拉开了大厅的门。

里面原本有些嘈杂，全是低声议论的声音，只是在我们出现之后，那些声音开始变得零零落落。一分钟之后，我扶着婆婆站上主席台，底下已经一片安静。

婆婆环顾四下，脸上的微笑不失从容优雅，“与深因为公司突发状况要赶去处理一下，实在是抱歉。我与儿媳一定会代他多敬在座的各位一杯，当作替他赔罪。”

这当然是很拙劣的一个借口，不过我婆婆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出来，已经足够让一些想非议的人失去议论的兴趣。

何况一旁还有平静且得体的我在场。身为新娘的我既然没有一哭二闹，外人也无从多看好戏。

在婆婆简单的几句寒暄之后，我随着她走下主席台，取了香槟，从第一桌开始敬。

敬前面几桌的时候，满桌客人看我的眼神尚带着几分探究或同情，待到后来，大家见我一路都面带着微笑，且丝毫不见强颜欢笑之态，那种看好戏的雀跃心情想当然也被打消了大半。

酒敬到场中央的一桌时，婆婆牵起了我的手。

桌旁的一位客人也站起了身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征。

他的身份其实很难定位。

按照台面上的说法，他是我婆婆周宁的恩人，当年资助了第一笔资金给她开餐厅。可是即使已经过去多年，流言仍遮遮掩掩地被遗留了下来。

按照私下的说法，那钱当然不是白给的，中间不外乎牵扯着一段桃色传闻。

不过这些旧事原本与我无关，我只是对他这个事业有成却又身世神秘的人有一点好奇而已。

看他虽年逾五旬却依旧风度翩翩气度不凡，我在想，以我婆婆并不算倾城倾国的姿色，当年身边还带着个孩子，她是用怎样的手段才让这样一个出众的男人臣服的？

面前的孙征对我露出长辈般的和善微笑，我亦端庄又乖巧地回了他一个笑，礼貌周到地寒暄：“孙叔您好，您公事那么忙，还特意从外地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真是过意不去。”

孙征摇摇头，笑起来眼中仿佛也带着暖意，他保养得很好，所以今时今日来看也依旧是一个美男子。

“我不是外人，你同与深的婚礼我当然是要出席的，再忙也会抽空来。”

以他特殊的身份，他却只是神态自然地寒暄着，一句也未提起周与深离席的事，更未以亲近的长辈的姿态来嘘寒问暖，果然是聪明人，聪明得不露丝毫痕迹。

我的寒暄结束了，无声看了一眼身旁的婆婆，刚好看到她对孙征投去一个有内容的眼神。

我将视线移开，对席间的其他客人微笑，举杯敬酒。

此桌坐的都是与孙征有交情的一众客人，其中不乏常常能在

电视上见到的知名企业家，都是些很有分量的人。

礼数尽完，婆婆领着我往下一桌走。

此时门口方向却忽然传来动静，抬头看去，待看清来人之后，我想不只是客人会惊讶，连我也有点意外。

周与深竟又回来了。

客人们的议论纷纷显然并不只是针对他一人而已，因为他还带回了另一个人。

那人我自然是认识的。相较于她那一身桃红抹胸小礼服，我这个身着红色旗袍的新娘子，倒真是瞬间就被那四射的光芒给比下去了。

唐佳君，雅格公关公司经理，与周与深的公司一直有密切的业务往来。

只是我有点不太懂她此时出现的原因。如果是想阻止周与深同我结婚，早在我们公证结婚那天她就该出现才是。看她穿得那样明艳动人，也不像是来踢场子的。

我若不是今日的半个主角，遇上这样精彩的戏码，通常都会满怀兴奋地围观一番。无奈受身份所困，总是不能表现得太置身事外，那样会让这出好戏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。

周与深领着唐佳君，于众人渐渐高涨的议论声中旁若无人地走到了面前来。

我婆婆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所以即使眼前的状况已经注定让今天这场结婚典礼变成一桩笑话，她也没有失态到破口大骂。

不过脸色却很难看，比我要难看太多。因为她是真生气，我却是为了配合身份才强绷冷脸。

婆婆故意漠视唐佳君，只皱眉看着周与深说：“你的事情都

处理完了？”

不过唐佳君既然敢来，自然不会接受这种被无视的待遇。在公关这个圈子里她是我的前辈，应对起这样的场面从来都是得心应手。

她落落大方地对我伸出手，笑容明朗地说：“姜小姐，恭喜你结婚！”

可能是见我一直态度平静，估摸着我不打算责难，所以打算从我这里下手寻找突破口。

我伸出手回握她，“谢谢。之前让与深拿请帖给你，他却说你临时出差无法出席，我心里还遗憾了好一阵子。”

唐佳君回道：“刚下飞机，就打电话让与深接我来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怎么能错过呢？”

我淡淡一笑。

她一身价值不菲的小礼服，可真不适合这句台词。匆匆忙忙中赶来还能以这样精致又得体的形象出现，她是将礼服随身携带的吗？丝质的料子应该容易皱吧。

婆婆终于开口说道：“唐小姐真客气，不过既然是来道贺的，不知道带了什么贺礼来？”

我觉得婆婆很可爱，她连给人难堪都可以做得如此冠冕堂皇。

我想她心里和我想的一样，即使已经颜面扫地，作为主人也仍要维持最后的一点风度，此时若大吵大闹翻脸的话，那才真是丢人。

唐佳君显然没想到我婆婆会突然给她来这么一下，一时被问得噎住了，神情尴尬。

周与深在一旁安静观战，此时他本是唐佳君护航骑士的身份，可是看见美人受刁难居然也没有出言维护。不过这倒是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，看似温文尔雅，骨子里却是冷漠且不近人情的，心思诡秘多变，外人通常很难猜出他真实的想法。

我发现，他的目光竟然停留在我的脸上。

短暂的困惑之后，我立刻明白过来。他不会违逆母亲，所以将压力转移到我的身上来，那眼神分明是要我出言表态。

是吃定了我一直都未发难，所以认定我只能一路装好人下去吗？

好吧，其实他猜对了。我要做一个优雅的新娘，与人大打出手的彪悍形象实在很破坏画面。

于是我握住了婆婆的手，劝说道：“妈，我们请唐小姐入席吧。与深既然回来了，后面还有客人要敬酒。”

婆婆显然气未出尽，却又碍于情势和身份，发作不得，于是冷冷地说了句：“都坐满了，哪还有多余的位子。”

孙征在一旁态度平和地说：“就请唐小姐坐我们这一桌好了，让服务生加个椅子。”

他都开口了，婆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何况一行人都僵持在这里，满大厅的人端着碗盏看戏，也实在不太雅观。

唐佳君会如此高调地让周与深亲自接她来，周与深也愿意丢下客人去配合，不知两人到底想唱怎样的一出戏。只是看唐佳君此时的表情似乎有点余兴未尽的意思，大约是事态的发展未如她希望的那样闹哄哄，影响了她闪亮登场的效果吧。

在座的客人当中不乏媒体朋友，我可不愿因为这样的新闻而上报纸，要上也要风风光光才行。

服务生动作迅速地搬来了椅子，多加一个位置并不会显得拥挤，只是十一个人的坐席有点不伦不类，让我想到了光棍节。

婆婆已经示意我离开。

我看了一眼周与深，微笑。

他嘴角扯了一下，是似笑非笑的神情。我有点搞不懂他这个笑容的意思。

于情于理来说我算是给足了他面子，他应该重重感谢我才是。到哪儿去找像我这么懂事的老婆，没哭没闹还替他收拾局面？

婆婆先一步朝下一桌走去。我们随后。

周与深接过服务生递来的香槟，与我并肩而行。

未走几步，他忽然开口了，声音很低，“你公关的本事快要超过佳君了，着实令人佩服。”

讽刺我？这样的话听起来似乎与“友善”二字挂不上钩。

一向不太搭理我的周先生，居然也会用如此语气同我说话了，我该回敬一声谢谢吗？

“不要这样说，唐小姐是专业公司的业界前辈，我只是个混口饭吃的小员工。”

“若是混饭吃的小员工，就不会抓住任何机会，让自己出尽风头。”他静静地看我一眼，面色平静。

他这样说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我一直努力维护周家形象，几时出风头了？所以当然要辩驳一下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周与深微微一笑，那笑容在我看来却是没有感情和温度的。他生得一双漂亮眼睛，陌生人见了通常容易受其表象迷惑，觉得他是个气度温和的谦谦君子。只是我认识他并非一两天了，自认

为修炼了能看穿他本质的本事。

他说：“还好你我都非娱乐明星，否则今日能上头条的，你觉得会是唐佳君吗？”

我心中了然，果然还是在替唐小姐鸣不平呢。她一番精心打扮登场，我却没有给她拓展戏路的机会，扼杀了她成为焦点的可能性。

这样看我的确是有错的，应该深刻反省一下，公关做得还不够细致入微。

但此对错只是于我个人而言，外人却没有指责置喙的权利。

于是我无辜地回他：“当然了，唐小姐穿得那样明艳照人，只是遗憾未能提前得知，否则就通知今日出席的媒体朋友带上相机来，唐小姐必定会秒杀无数菲林。”

周与深只是淡淡嗤了一声，没有再回我。

身为一间公司的老总，通常只负责重大决策就好，而我是靠口才混饭吃的，如果他在说废话上也能赢过我，那我还混什么饭吃。

事实上，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容我们像两个幼稚的小学生那样继续争论，还有正事未完，下一桌已经抵达。看在婆婆的面子上，我们总还要将这出已经被演得七零八落的戏唱至落幕。

等所有的事情都忙完，已是晚上十点多钟。

我们并未与婆婆同住，各自都有自己的私生活，所幸不必上演那种婆媳同一屋檐下住，各自不习惯还要装亲近的悲剧戏码。

周与深自己做房产生意，自然不会亏待了自己。挑了自己公

司一处地段与市值都很好的小区，选了一栋楼中楼作为我们的新居。

婆婆与我们同站在门口，等孙征的车来接她，趁着空当，她竟没忘记兑现要对周与深实施一番思想教育的承诺。

周与深对她极其孝顺，我至今未曾见过他出言顶撞她。我在“清平悦”上班这几年，对他这个人也有一些了解。

他大学毕业后不愿到餐厅上班，说是对餐饮行业不感兴趣，向婆婆借了一笔创业资金，跑去与人合伙搞房地产。那大约是十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F市的房地产业才刚刚兴盛起来，他的公司算是赶上了大形势。加上他脑筋够灵光眼光也够精准，一路下来，公司顺风顺水发展成了本市同行业中的名企。

婆婆平时教训人，也不是走疾言厉色路线的，她一贯从容优雅，只是多年修炼下来的气场很强，单是面色冷淡地看着对方，用不冷不热的语气说话，就已经足够让人生出怯意。

她看着周与深说：“今天的事，在我这里还没有过去。等你们的假期结束，我等你给我和玉林一个能说得过去的交代。”

周与深安静地站在那里，看不出心中喜怒。

我觉得有点头疼，婆婆这种为我鸣不平的做法，却会成为我同周与深接下来相处的一个负担。

虽然我没有做苦情小媳妇的打算，但若是挂着丈夫身份的那个人天天与你形同水火的话，一直维持战斗状态也是很累的。

按照预期，互不干扰才是我最理想的婚后相处模式。

孙征的车开过来了，他风度十足地下了车，为在台阶上等候他的女士打开车门。

婆婆坐进车里去，关上门，摇下车窗，微笑是赠与我的。

“玉林，今天一天够累了，回去早点休息，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。”

不明就里的人若是见了，一定会误认为我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周与深不过是个不招待见的上门女婿。

车子驶上马路，渐渐远去，终于只剩下我跟周与深两个人了。

沉默的气氛有点让人窒息，我其实已经困了，所以先开口说：“你不去开车吗？”

他将礼车司机打发走了，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自己要开车。

周与深轻描淡写地回了句：“我有说要和你一起回去吗？”

我是聪明人，愣了一秒就明白了。

唐小姐虽然提前离席了，不代表人家两个人之间的活动就此结束了。

我点点头，“了解。”

我摸出手机，也随即有了我的打算。

“那在唐小姐来接你之前，我们聊聊吧。”

周与深转过脸来看我，眉梢微扬，大约是觉得等候的空当太无聊，所以开始了一个更无聊的话题，“你为何确定我是要跟她一起走？”

周与深这话说得可真是太侮辱我的智商了，都直接将人带到婚礼上来了，难道不是想向外人展示他们之间你依我依如胶似漆的亲密关系吗？

不过，我并不打算让他有可以炫耀或将我对比至可怜境地的机会。